

元朝宫廷秘史

读国学经典 品传世文化

国学传世经典

元朝宫廷秘史

许慕羲◎著



典藏版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俺巴该中计受非刑 斡难河游猎遇美妇



元朝宫廷秘史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崇学堂

国学传世经典

元朝宫廷秘史

许慕羲◎著



典藏版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侶
俺巴孩中计受非刑 幹难河游猎遇美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宫廷秘史 / 许慕羲著.—4 版.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2.9(2015.7 重印)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ISBN 978-7-80546-978-2

I. ①元… II. ①许…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871 号

元朝宫廷秘史

许慕羲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20 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4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46-978-2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bs.cn>

出版说明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作为文学重要形式之一的小说,从先秦的神话传说、汉晋六朝的志人志怪、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体,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洗礼,达到了古代小说的高峰期。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广大读者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地了解,我们在编辑出版了《唐宋英雄传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明清通俗小说系列》和《古代公案系列》之后,又隆重出版了一套《中国历朝宫廷演义》丛书。其中包括《汉朝宫廷秘史》、《隋朝宫廷秘史》、《唐朝宫廷秘史》、《宋朝宫廷秘史》、《元朝宫廷秘史》、《明朝宫廷秘史》、《清朝宫廷秘史》等七部历史演义小说。

该丛书的多部小说,大致成书于清末民初。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期,印刷业空前发达,报刊数目剧增,都市市民已成为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徐枕亚、张恨水、徐哲身、许慕羲、包天笑等鸳鸯蝴蝶派大家的作品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曾一度轰动文坛。形成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鸳鸯蝴蝶派,虽遭新文学界激烈抨击,却深受大众读者的欢迎。准确地说,它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在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出版初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许多读者竟排队等候连载报纸的发行。作为当时有中国特色的通俗读物,不仅深刻地描写了帝王的感情世界,而且对官闺生活也作了细致地刻画。取材于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既有助于读者了解深宫密地的帝后生活,也对读者熟知各朝的历史线索有一定的帮助。它不仅是“五四”以前的畅销书,而且也是现今许多历史剧的底本。应该说,它开创戏说历史之类电视剧的先河。当然,我们不能将这套书视为历史书,但它却可以增强学习历史的兴趣。



目 录

第 一 回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	1
第 二 回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6
第 三 回	俺巴该中计受非刑	斡难河游猎遇美妇	11
第 四 回	劫佳人联成姻眷	发娇嗔追回叛徒	15
第 五 回	奔波亡命潜迹水内	倚翠偎红匿迹车中	20
第 六 回	一宵温柔订密约	两行清泪送情人	25
第 七 回	缔嘉偶良宵成礼	觅娇妻黑夜进兵	30
第 八 回	庆生还月圆花好	烹俘虏目惨心伤	34
第 九 回	吃寡醋当筵批颊	得天佑临阵反风	39
第 十 回	毳帐温柔重寻旧梦	妆台缱绻又得佳人	44
第 十 一 回	闻娇叹怒歼情敌	释前嫌喜订新盟	48
第 十 二 回	诈许婚有意背盟	激诸将拼命却敌	53
第 十 三 回	灭克烈帖木真施威	杀汪罕太阳汗夸口	58
第 十 四 回	灭乃蛮杀夫取妇	平朔漠即位称尊	64
第 十 五 回	选美色使臣被拘	擒女酋主将寻欢	68
第 十 六 回	张盛筵欢飧臣僚	信谗言祸生骨肉	73
第 十 七 回	舍亲女西夏投诚	献公主金邦乞和	78
第 十 八 回	困妇翁女夫背义	定储位兄弟相争	82



元

朝

宫廷秘史



第十九回	讨回部威震讹答刺	征西域兵进印度河	87
第二十回	二回妇挥泪辞故乡	两公主承恩怀妒意	92
第二十一回	并后匹嫡群女争宠	长枕大被雄主销魂	96
第二十二回	嘱后事英雄洒泪	遇良缘儿女柔情	101
第二十三回	遇强暴美人殉节	刺亲王勇士丧身	106
第二十四回	盗骨报仇克遂心愿	脂香粉阵渎乱宫闱	111
第二十五回	断玉臂珍重人道	伐金邦继承先志	116
第二十六回	信巫师拖雷代君	破蔡州完颜亡国	120
第二十七回	坠城楼美妇殉节	争浮桥勇将捐躯	125
第二十八回	导荒淫奸佞得志	兴土木黎庶遭殃	130
第二十九回	筑神坛喇嘛传道	纳回妇净室求仙	135
第三十回	纵声色太宗逝世	逞威福皇后临朝	139
第三十一回	定大位亲王主政	立新君宗族生嫌	144
第三十二回	忽必烈兵征大理	蒙哥汗师侵南宋	149
第三十三回	三道诏敕建元立极	一代规模开国承家	153
第三十四回	覆厓山南宋亡国	死柴市丞相尽忠	158
第三十五回	忠魂不泯名著千秋	琼岛聚宴栏陈百兽	163
第三十六回	诛谏臣丧心病狂	崇西僧灭天毁圣	167
第三十七回	详梦兆喜获遗骸	伐陵寝虐及枯骨	172
第三十八回	幸上都花香玉笑	听轻讴魄荡魂销	177
第三十九回	讨日本两遭败衄	征占城再挠师徒	182
第四十回	因忧惧太子逝世	落圈套王妃悬梁	186
第四十一回	巡辽河铁木耳出师	谋叛变诸王子败绩	191
第四十二回	绝饮断食烈士死节	披星戴月侠女复仇	195
第四十三回	抒快美人心权臣伏法	为忧紫微变雄主销魂	200
第四十四回	五台迷西僧太后纵欲	宫闱生异象天子解迷	205
第四十五回	酒醉心迷陈仓暗渡	香消玉殒红鸾夜逃	210
第四十六回	拂柳杨花红粉初度	温衾暖帐伶官受恩	214
第四十七回	膺圣恩矫诏诛奸匿	建佛事僧徒乱禁宫	218
第四十八回	软语温情禁宫乱国母	娇嗔犷怒膝下慰相知	224
第四十九回	兴圣宫国母纳新宠	殖边廷周王泄异谋	228
第五十回	矢志不从节妇刺面	欺心谋害恶奴出首	233



第五十一回	寝宫私语贱妇逞奇谋	荒郊射猎忠臣得侠士	238
第五十二回	热闹场中乡女损节	阴云道上贤主被弑	244
第五十三回	庆生辰朱医开华宴	盼情侣闺阁露相思	249
第五十四回	慰前情闺中谈佳话	虑后患良臣请除奸	253
第五十五回	敞琼宴席上传情	贪美色宫中受制	258
第五十六回	敕贵妃姊妹受皇恩	失神主窃盗兴太庙	263
第五十七回	传假旨逼嫁孀雌	建斋醮举行大赦	267
第五十八回	集都堂大臣会议	陈时政平章辞官	272
第五十九回	当朝进谗帝师行奸	狭路相逢公主受辱	276
第六十回	结旧臣怀王抱大志	睹美色番僧起淫心	281
第六十一回	经声法鼓忽亡帝主	带刀夺门议立君王	286
第六十二回	立幼主奸相弄权	入大都藩王即位	290
第六十三回	百骑锐卒惊敌寨	一片角声退雄兵	294
第六十四回	落陷坑驸马中计	入关门诸王被拴	299
第六十五回	权相奸臣奉宝出降	泣鸾悲凤别州安置	304
第六十六回	酬功勋宗女厘降	登宝位使臣劝进	308
第六十七回	进鸩酒故后衔冤	施巫蛊逆臣受首	313
第六十八回	立储君阴魂附体	避冤孽皇子移居	318
第六十九回	佯嗔薄怒废后失节	蔑理乱伦藩王迎妃	322
第七十回	受冥谴文宗崩驾	立嗣君奸相怀疑	327
第七十一回	称兵犯阙祸延灭族	逼君弑后殃及深宫	331
第七十二回	停科举谴谪谏官	议徽号尊崇婶母	336
第七十三回	戮宗王奸臣欺主	逐伯父大义灭亲	342
第七十四回	千秋遗恨太后归天	万里奉亲贤臣远戍	347
第七十五回	提旧事片言回圣意	遇新宠半夜沐君恩	351
第七十六回	贾友恒建议治河	韩山童妖言惑众	356
第七十七回	进番僧初习演揲儿	选少女秘传双修法	361
第七十八回	天魔舞锦簇花团	人兽斗血飞肉溅	366
第七十九回	扫群寇迭克名城	应天象忽亡大帅	370
第八十回	明太祖奠定中原	元顺帝出奔塞北	374



第一回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

层峦重叠，流水弯环，丛林夹道，古木参天，于群山回巉之中，显出一片平畴旷原。此时乃是四月天气，塞北地方，春色初来，那片平畴，岫屿拱卫，烟云缭绕，虽没有江南地方的桃红柳绿，风景宜人，但是河流萦带，映着那山林景色，也就倍觉鲜妍了。在这寂静无声，山林沉默的当儿，忽听得马蹄得得，自远而来，其行甚疾。一转眼间，便见两骑高头骏马驮着两个年轻力壮、身材魁梧的塞外英雄，直向这不儿罕山的平畴而来。

两个少年到了不儿罕山内，见这片平畴四面都有山峰环抱，河流错杂，更兼正在春天，树木欣欣向荣，草色芊芊铺地，真是别有天地一般。那走在后面年纪略轻的少年见了这般风景，便唤着前面年纪稍长的少年说道：“哥哥，这地方的山川形势，比到俺们住的阿儿格乃衮山，又要高过数倍了！俺们何不弃了那地方，迁移到这里来居住呢？”那年长的少年听了，随即说道：“朵奔巴延，你说的未尝不是，这样的好地方，我心里也很是艳羡！但恐怕已经有了主儿，不能遂我们的心愿了。”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恼得跳将起来，他急切之间，也不叫那少年是哥哥了，直呼他的名字道：“都蛙锁豁儿，你怎么没有志气呢？便是这地方有了主儿，又待如何？放着俺弟兄两人这样的英雄，即使那主儿生得三头六臂，和天神一般厉害，俺也要将这地方夺了过来，扎营居住呢。”都蛙锁豁儿道：“兄弟，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心中惧怕，不敢要这地方，只因未知这地方究竟属哪一部管辖，不能不打听清楚，便冒冒失失的迁来居住。你心内既深爱这地方，我们且前去，找个人问明这主儿是什么人，方可设法迁移。”朵奔巴延听了这话，方才平了气性，便和都蛙锁豁儿，各自牵了坐骑。

才出山来，走不到半里路远近，都蛙锁豁儿忽将手中的马鞭指着前面的朵奔巴延说道：“兄弟，你可见那边行人里面有个艳美的美人儿么？”朵奔巴延道：“美人便怎么样？哥哥瞧着心里爱她，莫非要娶她为妻么？”都蛙锁豁儿道：“我



已娶有妻房，如何还要这个女子。只因你已年长，还没成就亲事，意欲问明这个女子。如果没有许字，便说给你作为妻室，岂不很好么？”朵奔巴延正在壮年，巴不得娶个妻房，以免寂寞，听得都蛙锁豁儿要与他说亲，心内自然愿意，便道：“我们和这群人，距离很远，瞧上去觉得这个女子坐在车中，似乎身材窈窕，很是美丽，不知近看时究竟长得如何？”都蛙锁豁儿笑道：“你要辨别她的妍媸，不好跑上去仔细观看么？”朵奔巴延好色心重，听了这话，果然放开大步，跑向前去。见一丛百姓里面有一辆黑油车儿，车上坐着一个少年女子，丰容盛鬋，杏脸桃腮，端端正正坐在车上，好似天仙下凡一般。果然远看不如近看。

朵奔巴延一见这个女子，觉得眼花缭乱，半个身子，几乎软化下来，痴痴的立在那里，眼睁睁地望定那车儿，一声也不响。忽觉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方才回转身来看时，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哥哥都蛙锁豁儿，满面笑容问道：“如何？这女子可算得美人么？”朵奔巴延也没工夫和人说话，只点了点头，仍旧回身，一眼不眨地瞧着车上的女子。

都蛙锁豁儿见他失神落魄的样子，心里很是好笑，忍不住朗声说道：“你发痴么？光是看着，有什么用处，何不上去问明她的姓氏呢？”朵奔巴延经这一提，方才醒悟过来，暗道：“我真糊涂极了！不问明她的来历，如何可以说亲呢？”便抢上几步，向这群人问道：“你们从哪里而来，欲往何方去？”众人之中走出个老头儿答言道：“俺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的一家，本来是巴儿忽真的主儿，迁居在豁里秃马敦地面，因为那地方，禁捕貂鼠等物，无以为生，所以带着家属，全伙儿投奔此地。”朵奔巴延又道：“这车上坐的少年女子，是你什么人？”老头儿道：“是我的外孙女儿。”朵奔巴延又道：“她叫什么名字？”老头儿听到这里，勃然变色道：“俺与你素不相识，俺行俺的路，你干你的事，两下水米无交，你如何盘问着俺，连俺外孙女的名字，都要究问起来，岂非奇事么？”

朵奔巴延见老头儿出言责备，心里不禁冒火，正要大声呵斥，都蛙锁豁儿见兄弟举动冒昧，深恐把事情闹决裂了，连忙上前，将朵奔巴延推在一旁，自己趋上前向老头儿深施一礼，陪笑说道：“老人家休要发怒，刚才我这兄弟，并非怀着歹心前来盘诘行踪。我便是前面阿儿格乃衮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那个问你来历的便是我的亲兄弟朵奔巴延。我两人在蒙古部落里面，虽没有什么了不得，也还小小的有些名气，老人家想必也听人说过的。”

那老头儿听到这里，便减去了怒容，换上喜色，说道：“你原来是阿儿格乃衮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么？俺听得人说，都蛙锁豁儿兄弟两个都是了不得的英雄，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因此很想一见，不意却在此处会着。”都蛙锁豁儿忙



道：“惭愧得很！我兄弟二人年纪尚轻，有什么能耐敢劳老人家称许。但不知你老人家尊姓大名，还请赐教。”老头儿道：“我名巴尔忽歹蔑尔干，生平只有一个女儿，名唤巴尔忽真豁呵，嫁给了豁里秃马敦地方的官人，生下一个外孙女儿，取名阿兰郭干。俺本来随着女儿女婿在豁里秃马敦一块儿居住。近来那地方忽然发生了禁捕貂鼠等物的禁令，所以携了家眷要在不儿罕山居住，因此前来的。”都蛙锁豁儿道：“这不儿罕山难道没有主人么？”老头儿道：“这山的主人也是有名气的，叫做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地方原来属晒赤伯颜管，倒也罢了。只是你的外孙女儿，可曾许字么？”老头儿道：“尚未许字。”都蛙锁豁儿道：“我的兄弟朵奔巴延，年纪已长，尚未娶亲。我意欲代兄弟作伐，娶你外孙女为室，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

老头儿听了这话，暗中想道：“俺从豁里秃马敦迁移到这里来，正恐没有照应要受本地人的欺负，现在把外孙女给了都蛙锁豁儿的兄弟，他是个堂堂部长，又在邻近的地方住着，俺们岂不很有靠傍么？”想到这里，心内很是愿意，但不知外孙女意下如何，便对都蛙锁豁儿道：“蒙你不弃，愿结婚亲，原没有不可以的。但是俺的外孙女，现在车内坐着，待俺去问她一声，免得将来有甚埋怨。”说着就回身到黑油车前，向阿兰郭干说知。此时，朵奔巴延立在一旁，眼睁睁地望着坐在车中的阿兰郭干。阿兰郭干正在盛年，情窦已开，瞧着朵奔巴延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她的芳心中也不由得生出一种爱恋，见朵奔巴延向自己呆呆看着，禁不住嫣然一笑，也将一双秋水似的秀眼向朵奔巴延斜溜过来。这一笑不打紧，直把个朵奔巴延弄得神魂无主，全个儿身体软瘫瘫地好像一点气力也没有，几乎倒下地来。

两个人正在得趣之时，恰巧老头儿到车前，把都蛙锁豁儿代弟求亲的话，向阿兰郭干说了一遍，问她意下如何？阿兰郭干心内早已愿意，只因当着许多人未便答应，不觉粉脸红晕，呈出一股娇羞之态，低头无语。老头儿见她不语，遂又催促道：“人家等着回话呢？允与不允，说了出来，俺好去和他说明，何必害羞不言，迁延时刻呢？”阿兰郭干被逼不过，只得含着羞将头点了两点，表示允许这门亲事。老头儿见外孙女答应了，便回身去告知都蛙锁豁儿。

都蛙锁豁儿见姻事成就，心下大喜！忙回身招呼朵奔巴延，来向老头儿行礼。哪知朵奔巴延直挺挺的立在那里，望着车上的阿兰郭干，一声儿也不答应。都蛙锁豁儿喊了几遍，不见理睬，心内十分焦灼，走上前去，在朵奔巴延背上重重的击了一掌，他方才“哎哟”一声，回转头失张失致的问道：“你无缘无故的打俺做什么？”都蛙锁豁儿忍不住笑将起来道：“你不用发痴了，这门亲事已经说



成,快随我去行礼吧。”原来朵奔巴延因为看阿兰郭干看出了神,都蛙锁豁儿向老头儿说亲的事情,他都没有觉得,忽然听说亲事已经成就,乐得他心花怒放,随着都蛙锁豁儿,来到老头儿跟前行了礼。都蛙锁豁儿也向老头儿叙了亲戚之谊,订明迎亲的日期,方才分手告别。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飞身上马,奔回阿儿格乃衮山自己的营帐里,预备娶亲的事情去了。

但是在下开首写了这一段突如其来的文字,看官们虽然知道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是蒙古人种,却没有明白二人的来历,未免要说在下胡乱捏造,太没根据了。现在都蛙锁豁儿兄弟,回到自己营帐,料理娶亲的事情,在下正可趁此把二人的来历叙明。原来都蛙锁豁儿是蒙古种族,向居中国北方,从历史上研究起来,是古来高昌突厥之故地。在唐朝的时候,本是室韦的分部。相传他们这个种族发生的时候,乃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和一个白色的鹿,配偶了生下来的。他的始祖名唤乞颜,与邻部构衅,屡次打败,不能存立,来到斡难河旁的阿儿格乃衮山中居住。这座山险峻异常;四面都是层峦叠嶂,内中却有一片平原,土壤肥美,河流萦带。乞颜得了这处地方,知道和他们的生活最为适宜,便在山内支帐居住,把跟随前来的男女,互相配偶,生育渐渐繁盛,遂即成为部落,共推乞颜为主,称之为乞要特。从此生育繁茂,拓疆启宇,数十传之后,到了都蛙锁豁儿和朵奔巴延兄弟二人手里。这二人都生得身长力大,凡是毒虫猛兽,遇着他们,没有不应手而毙的。因此都蛙锁豁儿兄弟二人的声名远播,人皆慑服。

这日因为天气晴朗,塞上春来,兄弟二人在帐中无事,便跨马出外闲游。无意之中来到不儿罕山下,遇见阿兰郭干,替朵奔巴延订下了亲事。回到帐中,便由都蛙锁豁儿将平日射猎所得的兽皮,一齐取出,拣了鹿皮、貂皮、狐皮各两张;鼠皮、獭皮各四张,等到订定的日期,将其装在车上。朵奔巴延换了一身新衣,命人推了车,随着他到不儿罕山下,把阿兰郭干迎娶回来,对着天地,行过了婚礼。双双入帐,成就了百年姻眷。不过三四年光景,阿兰郭干已连生两子。长子名布儿古讷特,次子名伯古讷特。朵奔巴延瞧着两个儿子,十分欢喜。每日里仍同着哥哥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猎,晚上回来便逗两个儿子玩耍,岁月过得十分快乐。



哪知天道忌盈,乐极悲生,都蛙锁豁儿忽然一病不起,遽尔逝世。在生之日共有四个儿子,都是性情刚暴、倔强异常。朵奔巴延念着骨肉之情,常常劝诫他们。哪知四个侄儿,非但不肯听从他的教训,反把叔父婶母看同仇人一般。朵奔巴延看了他们的行为,十分生气,料知住在一处,必定没有好结果,便拿定主意,与四个侄儿离开居住,遂往都蛙锁豁儿坟上哭了一场,携了阿兰郭干和两个



儿子，迁居于不儿罕山下。日间带着鹰犬，携了弓箭出外打猎，夜间与阿兰郭干共抚两儿，倒也过得自由快乐。谁料不上数年，朵奔巴延竟生起病来卧床不起。阿兰郭干直急得手足无措，只有掩面哭泣。这个当儿，幸亏阿兰郭干有个妹夫，名唤玛哈戮，前来看望，替他延巫祈禳。无如朵奔巴延天命已尽，哪里挽回得来！迁延了数日，非但不能轻减，倒反加重起来。朵奔巴延自知无望，便把后事嘱托了玛哈戮，竟是一命呜呼。阿兰郭干盛年丧夫，寂寞寡欢，免不得吊影生悲，终日涕泣。幸得妹夫玛哈戮受了朵奔巴延之托，日日前来替她料理家事，而且知疼着热，体贴入微。阿兰郭干在悲苦之中得了这样一个知己，便把思念丈夫的心，慢慢的淡了下来。

转眼之间，过了一年，阿兰郭干的肚皮忽然膨胀起来。过了数月，居然产下一子。此子产后不上三年，连生两子。无夫生儿，左近之人皆疑阿兰郭干不甘寂寞，必有外遇，因此窃窃私议。就是布儿古讷特和伯古讷特兄弟二人，也心生疑忌，暗中医道：“我母亲既无丈夫又无兄弟，忽然生下三子，家中只有姨夫玛哈戮，时常来往，莫非他与我母做下暧昧事情么？”这话被阿兰郭干闻知，遂命古讷特兄弟入室说道：“我无夫生子，乃是上天所赐。自你父亡故之后，我安心守节，抚养你们，并无所私。唯每夜安睡以后，便有白光一道，自天而降，从窗间入内，化为金甲神人，光芒四射，透入我的肚内，遂即有孕。看将起来，你这三个兄弟，皆是神人降生，将来的福禄，未可限量。外人议论纷纷，我也不屑与较。你二人乃我亲生之子，也要生疑，在背地里说我的短长，因此不能不加辩白。”

古讷特兄弟听了阿兰郭干这一番闻所未闻的言语，心中仍不相信，但因母亲如此说法，不便和她辩驳，面上却显出一种不堪相信的神气来。阿兰郭干已知他们的意思，遂又说道：“你们不信我的话么？要证实这事，极其容易。你们只要在我寝室左右，窥伺数宵，有无白光出入，便可明白了。”古讷特兄弟还似信非信地应声退出。两人暗中议道：“世上哪有白光入腹便能生儿的道理？我母的话恐是虚言。她既叫我们在寝室左近窥伺，我们就依了她的话，看可有白光从天上降下么？”两人商议定了，夜间悄悄的前去窥伺。未知可有什么发现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话说古讷特兄弟因他母亲无夫而孕，连生三子，便在寝室左近悄悄候着。到了二鼓将阑，果见有道白光闪入他母亲阿兰郭干卧室里面，直到五鼓时候方才飞出。古讷特兄弟亲眼瞧见这样的奇事，方才相信这三个兄弟果是上天所赐，神人所产。从此以后，不敢在背地里议论他的母亲，并且看待这三个兄弟，也格外亲热。阿兰郭干见他们深信不疑，心中窃喜！遂将先生的取名不衮哈搭吉，次生的取名不固撒儿只，第三个取名孛端察儿。这三个小孩儿之中，唯有孛端察儿最为奇特。初生之时，祥光满室，落地之后，啼声洪亮。阿兰郭干知道他不比寻常，格外钟爱，小心抚养。

时光迅速，眨眨眼孛端察儿已是十余岁。阿兰郭干忽然受了感冒，生起病来。到得弥留之时，五个儿子皆在床前伺候。阿兰郭干含着眼泪，嘱咐五子道：“你们兄弟，皆是同胞所生。我死之后，须要互相亲睦，万勿自启猜疑，致为外人所乘。”说着，便命孛端察儿取了五支箭来，令兄弟五人，各折一支。五人奉命，应手而断。阿兰郭干又命五人将箭合在一起，捆做一束，叫他们轮流着尽力折箭。哪知用力折去，皆不能断。阿兰郭干道：“这箭分开了，就容易折断，合在一起就不能折断，可见单则易折，众则难摧，你们兄弟五人，就如这五支箭一般，须要互相和睦，万勿分开。倘能牢记此言，我死了也就瞑目了。”五子都唯唯应命，阿兰郭干遂即逝世。

殡葬已毕，布儿古讷特头一个便倡议分析。孛端察儿不以为然，向他说道：“哥哥忘记了母亲临终之言么？那五支断箭还在着呢。怎么母亲骨未寒，便要分析？”布儿古讷特哪里肯听他的话，遂自作主张，将家中所有之物分为四股，每人各得一股。唯有孛端察儿，一人向隅，丝毫未曾分与。孛端察儿愤愤不平地说道：“我也是母亲所生，因甚你们皆有家产，独外我一人呢？”布儿古讷特道：“我并非不分给你，因你年纪过小，不能执掌家产，倘若分给了你，必为外人所



夺。现在将家中的一匹秃尾马给了你，所有你的饮食，都由我四人轮流着供给。”孛端察儿尚不肯依，无如他们一口同音，赞成布儿古讷特的办法，料知争亦无益。当下分析即毕，孛端察儿除了一匹秃尾马之外，丝毫没有分得，心内愈想愈愤道：“我也是个男子，为什么住在这里受他们的欺负，何不另行谋生去呢？”遂即牵出了那匹秃尾马，挂了刀剑，携着弓矢，腾身跨上马背，也不向兄嫂告辞，竟自离家而行。心内并没一定的方向，随着马信步走去，不知不觉到了巴尔图山。

这座山麓有条大河，弯环曲折才入里面，沿河岸都是参天老树，草木甚是繁盛。那秃尾马走得已经疲乏，见了水草，奔向前去，任情吞噬。孛端察儿四面眺望了一番，见这地方十分幽静，口中自言自语道：“我瞧这里山重水复，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正合我的生活，何不在此居住下来呢？”当即飞身下马，把秃尾马系在树根，任它嚼草。从腰间拔出刀来，砍树伐木，支架起来，用草覆盖于上，居然造成一间茅舍，在内存身，取出所带的干粮吃了一饱。到得次日，登高瞭望，适见一只大鹰攫了野鹜，在那里啄食。孛端察儿喜道：“我一人在此，那匹马可以做我的脚力，再取了这鹰做我的伙伴，搏取食料，岂不添了绝好的助力么？”当下拔下马尾结成一绳，打了个圈，蹑手蹑脚，轻轻的来至大鹰背后，将绳圈对准鹰的颈项，抛将过去，恰恰把鹰套住，牵了过来，捧于手内，对它笑说：“我孤身无依，你正可与我做伴，从此以后，你我各不相离，寻取野物，以延生命，可好么？”这大鹰好似懂得言语一般，绝不倔强，听他的命令。孛端察儿调驯了这鹰，果然得它助力不少。每天搏取的野鹜小鸟，为数甚多，吃不了许多，将剩下的食物挂在树上，晒干了贮存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来食料十分富足，可以不忧匮乏。只有一件，思饮马乳，无处可得，心中甚为不快。

这日清晨，登山眺望，遥见巴尔图山左，有炊烟飞起。孛端察儿心下想道：“那边既有炊烟，其下必有居民，估量炊烟飞起的所在，距离这山并不很远，何妨前去寻觅居民，向他们乞取马乳呢？”主张已定，遂即徒步下山，直向那边走去。行不到半里之遥，果有一丛人结帐而居，约有数十家之多，正有一个少年，在帐外挤取马乳。孛端察儿见了，不禁馋涎欲滴，径趋少年之前，向他乞取。少年道：“这马乳乃是俺全家的饮料，如何可以给你？”孛端察儿再三相求，少年只是不允。惹得孛端察儿性起，猛飞一脚将少年踢倒，将盛马乳的皮桶抢在手中，回身要跑。不料那少年高声叫喊，顷刻间各帐篷里走出许多人来，把孛端察儿拦住。那被踢在地的少年，也已腾身跃起，大声说道：“不知哪里来的野人，强抢俺的马乳，你们休要放他逃走。”众人不待言毕，一齐上前捉拿强盗。孛端察儿见





他们来势汹涌，也不慌惧，连忙放下手中的马乳桶，大吼一声，向众人扑去。众人围上前来，将孛端察儿裹在垓心，你拳我脚，如雨点一般乱打不已。孛端察儿独自一人敌住十余个大汉，格避躲闪，忽起忽落，矫健异常，没有一人能够近得他身。

正在狠命死扑的当儿，那帐篷内又走出一个年约六七十岁须发皆白的老者，身旁随着个怀孕的妇人。见孛端察儿抵敌众人十分勇猛，老者连声赞道：“好个英雄少年，决不是没有来历的人。”那怀孕妇人听了，便向老者含笑道：“何不止住他们问个清楚呢？”老者点了点头，向众人喝道：“你们不要乱打，且停了手，老汉自有话说。”众人听了，一齐住手不打。老者向孛端察儿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到这里来骚扰？”孛端察儿道：“俺本是阿儿格乃衮人，因与兄嫂不和独自走了出来，暂住巴尔图山，缺少了马乳，无从置办，来此寻觅。不意那个少年出言不逊，是俺一时性发，把他一脚踢倒，因此厮打起来。”老者道：“为了区区马乳，何至死命相搏？你既无从取办，便在俺们这里取些现成的去就是了。”孛端察儿道：“你们若肯给与马乳，俺也不白要你们的。俺那里野物很多，情愿把来相换。”老者道：“如此也好。”当下分了些马乳给他。孛端察儿果然取了些余存的野物送给他们。反因一场厮打，结成相识了。从此孛端察儿每日必去换取马乳。两下熟识之后，方知那地方叫做札儿赤兀，共有数十家居民，并无部长管领，随意居住，如同散沙一般。

孛端察儿旁的东西都不关心，唯有对那日厮打的时候跟随老者身旁的怀孕妇人，他却念念不忘。每次到札儿赤兀来取马乳，总要和这怀孕妇人兜搭一会儿。这妇人叫做孛端哈屯，是那老者的媳妇。她见孛端察儿生得年少英伟，心内很是喜爱。孛端察儿到来，孛端哈屯总要迎了出去闲谈几句，多取些马乳给他。因此，孛端察儿时时记念孛端哈屯，要想和她细叙衷曲，却因自己孤掌难鸣，恐怕弄出事来，敌他们不过，只得忍耐住了。这日臂鹰跨马，又到札儿赤兀来取马乳。忽见一人迎将前来，高声喊道：“孛端察儿，你怎么抛弃了我们，独自来到此地呢？我惦念得什么似的，快快随我回去罢。”孛端察儿抬头看时，乃是自己的哥哥不衮哈搭吉。

原来孛端察儿不别而行，众人皆不在意，唯有不衮哈搭吉时时惦念，屡次要出外寻觅都被布儿古讷特阻止。过了些时日，不衮哈搭吉也不向兄弟们说知，独自前来寻觅幼弟。到了札儿赤兀，向居民探问，都说有个少年叫做孛端察儿，每日必来取一次马乳，你只在此守候，不久就要来了。果然不多一会儿，孛端察儿臂鹰跨马得得而来。不衮哈搭吉上前迎着，兄弟相见，执手叙别，欢然道故。



不衮哈搭吉叙说忆念的情形,劝孛端察儿回去一同居住,孛端察儿不肯答应。不衮哈搭吉道:“当初分析的时候,令你一人向隅,都是布儿古讷特的主张。但也因你年轻无知,不能掌管家资,所以不分给你。自你出走之后,我曾埋怨布儿古讷特,他也很觉懊悔。兄弟们如手足一般,哪有不解的怨恨。你可随我回去,不要执拗。”孛端察儿听了这话,虽然心动,还不肯慨然允许。不衮哈搭吉道:“兄弟,你忘记了母亲临终时的嘱咐么?那五支折断的箭,还存着呢!”孛端察儿记起阿兰郭干临歿之言,心内感动,方才答应跟随不衮哈搭吉一同回去。不衮哈搭吉见他已允同行,心中大喜,便领着孛端察儿,致谢了札儿赤兀的居民,回到草舍,将晒干的野物等件收拾起来,携带回去。

那孛端察儿回去没有两日,札儿赤兀的居民便遭了大祸。原来孛端哈屯自孛端察儿去后,心内虽然郁郁不乐,但也没有法想,只得仍过她的生活。这日,正提着水桶在河边汲水,忽见孛端察儿带了几名身强力壮的健汉,匆匆奔来。孛端哈屯一眼瞧着,心内很是惊喜,忙将水桶放下,迎上前去道:“孛端察儿,你又到我们这里来饮马乳么?”孛端察儿道:“我家马乳多得很,哪里用得着你们的。我此番前来,乃是特地迎接你到我家去的。”孛端哈屯将头一偏道:“我与你素无往还,迎接我到你家去做什么呢?”孛端察儿道:“迎接了去,自有好处给你的。”此言刚罢,突然把孛端哈屯拦腰抱住,飞身上马,疾驰而去。

札儿赤兀的居民听说强盗将孛端哈屯抢去,慌忙集众追赶,不意又有许多强人手执刀枪,一拥而来,大声喊道:“谁敢动一动,立刻结果他的性命。”居民出其不意,吃了一惊。有几个回身逃跑,刚才举步,已被强人一刀两段送了性命。众居民见了这般情形,顾命要紧,哪里还敢违抗?只得站立不动,任凭那些强人动手绑缚,并将家财牲畜满载车上,然后带了被掳的居民,一齐回去。

看官,你道这群强人从何而来?只因孛端察儿随了不衮哈搭吉回到家中,见了布儿古讷特等人,兄弟相聚,前嫌尽消。孛端察儿深爱孛端哈屯生得美貌动人,一心要把她攫取了来,便向众人提议道:“札儿赤兀的居民,没有部长管束,随意散处,绝无防御。古语说蛇无头不行,鸟无翼不飞,我们若去掳劫,必然慌乱无主,不能抵抗,束手就缚。倘若把他们劫掳了来,不但金银财宝,子女玉帛,尽为我有,男的还可以做奴仆,女的可以做妻妾,岂不快活极了么?”布儿古讷特原是个贪财好色、嗜利忘义之徒,听了孛端察儿的言语,头一个拍手赞成。当下部署停当,命孛端察儿为前队领路。不衮哈搭吉与不古撒儿率众继进,布儿古讷特自与伯古讷特做后队,分别进行。孛端察儿一心念着孛端哈屯,到了札儿赤兀,打听得知孛端哈屯在河边汲水,连忙赶向前去,把她劫了回来,拥进帐



去,自寻欢乐,孛端哈屯本来爱着孛端察儿年少英挺。此时被他劫来,正合心愿,自然乐意相就,并无推却。布儿古讷特同着不衮哈搭吉兄弟四人,将札儿赤兀居民的家资金帛和人物牲畜,收罗得一物无余,一声胡哨,回转家来。检点同去的人,一名不缺,单单不见了孛端察儿,忙向众人问:“可知孛端察儿的下落?”早有跟随孛端察儿的健汉说道:“他早已抢了个怀孕妇人,回至家中,在后帐取乐去了。”布儿古讷特听了,也不言语,只将札儿赤兀的居民牵了前来,一顿威吓,令充仆役。

这些居民做了俘虏,哪里还敢倔强,要想保全性命,只得唯唯听命。布儿古讷特便命松了绑,在帐外伺候,静听号令,这些居民含泪退出。又将所有掳来的财帛牲畜安排停妥,孛端察儿方从帐后踱将出来。布儿古讷特笑道:“兄弟大喜了,新妇想必美丽得很?”孛端察儿道:“我正要叫她来拜见哥嫂呢?”一言未毕,孛端哈屯已从里面出来,云鬓松散,星眼斜睇,好事方毕,略带微喘。又因怀孕在腹,转折不便,格外显出可怜之态。布儿古讷特等齐声喝彩道:“这般美貌,真可配我弟!”孛端察儿一一代她引见,孛端哈屯含着娇羞行罢了礼,方才退去。

伯古讷特在旁瞧着,不服气道:“这回的事情,完全造化了孛端察儿一人。他是个小兄弟,反占了便宜,使做哥哥的落后,如何使得?”不衮哈搭吉道:“这事是他发起的,使我们得了许多财帛牲畜,又有许多俘虏充作仆役,以供使令,要算他是个头功,自然要占些便宜的。”伯古讷特道:“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孛端察儿有这样的美人作伴,我们没有,未免令人瞧了眼热。”孛端察儿道:“这有何难,那俘虏里面我知道很有几个美貌妇女在内,哥哥们只要挑选中意,令她入侍,她敢不从么?”布儿古讷特连声道:“不错!不错!还是你有主意。”伯古讷特等人异常高兴,当下走出帐来,选了四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带入帐内,一人拥着一个,追欢取乐。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